



王进的指挥风采

与奥地利华人指挥家王进面对面

■高进 朱荣富 撰稿

对罗马尼亚的特殊感情

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让王进在罗马尼亚乐团立足廿载,并且如此深受观众喜爱,引起笔者好奇。“自从在布拉索夫的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奖后,我就开始与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合作了,”王进笑呵呵地回忆道,上世纪90年代初在喀尔巴阡山城布拉索夫举行的国际指挥大赛中夺得第一名,次年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就请他指挥,首场音乐会即获成功,从那以后,他与该乐团的合作从未间断。

观众是音乐会成功与否的重要裁判。“我很高兴罗马尼亚观众喜欢我的指挥,”王进在评价罗马尼亚观众的欣赏水平时说,这里的观众知识丰富,好多人从孩子起就接触或学习音乐,因此他们不仅了解曲目,同时还非常了解作曲家的背景,不少人对指挥的不同风格和特点评得头头是道。

对大多数国家的爱乐乐团和交响乐团来说,几乎从来都不会

邀请同一个客席指挥,但王进在罗马尼亚却赢得了特殊的荣誉,不仅指挥国家广播交响乐团,同时,又与以罗马尼亚著名音乐家乔治·埃内斯库命名的爱乐乐团合作。“在罗马尼亚的演出收入的确无法与在西方国家相提并论,但我一场演出的收入相当于乐团领导好几个月的工资,我怎么还好意思去讨价还价?!”王进尽显一个北方男子汉的仗义,他十分理解罗马尼亚目前的经济情况,他深知,请他来指挥,对乐团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不过,不高的收入丝毫不影响王进在罗马尼亚的指挥热情和认真态度,他没有给乐团带来千篇一律的俗套指挥印象,并且希望每一次都给观众带来不同的、全新的感受。

虽然每次来去匆匆,王进对罗马尼亚有着很深的感情,作为布加勒斯特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,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指挥知识和经验传递给罗马尼亚学生。

指挥从《东方红》大合唱开始

王进出生音乐世家,从小学习小提琴,12岁开始在北京艺术学校学习,16岁进入北京歌舞团(现“北京交响乐团”)工作,担任小提琴手。

由于家住中央乐团大院,王进在学习音乐方面自然有着近水楼台的独厚便利,“我很幸运,起步时都得到了大师级老师的教导、指点,”王进至今记得拉小提琴曾得到盛中国老师的指教。

“大概七八岁时,我要指挥小学的合唱团唱《东方红》《国际歌》,唱歌我没问题,可是指挥就不会了……”看到他的畏难情绪,王进母亲立即带他到严良昆老师家里去请教,严大师成了他的启蒙老师。就这样,他从此喜欢上指挥,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。

考上北京艺术学校学习小提琴起,王进在业余时间跟中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学习莫扎特的小夜曲指挥,而从16岁开始正式拜徐新老师为师。“从小提琴转到学指挥有好多好多问题,最突出的是手的拍子总是打不匀。但是,徐新老师非常有耐心,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帮我练习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,直到我把拍子打匀为止,”说起徐新老师,王进充满了感激,“徐新老师对我来说真是功德很大,是他当年教给我的技术,时至今日我仍在受益,我现在也

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欧洲的学生。”

1981年王进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指挥,师从徐新老师,后来又师从郑小瑛老师及黄飞力老师。在这个全国最高音乐学府中,王进如饥似渴地学习,成绩优异,1986年被免试保送研究生,王进自豪地说:“成为中国第一个学指挥的研究生,荣幸地成为韩中杰老师的学生。”早在大学时期,王进已经多次在国内舞台上指挥音乐会,在上海之春指挥上海乐团、上海芭蕾舞团的音乐会,还在中央歌剧院指挥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《蝴蝶夫人》《卡门》。

王进说,1986年是他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。那一年,他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指挥选拔赛中与另外两名选手一起获奖。“当时,文化部还是有远见的,认为应该让中国年轻的音乐人走向世界,”文化部决定让他们3人参加波兰的一个国际指挥比赛,并将他们的材料送到比赛组委会,最后他和另一名校友通过了筛选。在那年底的比赛中,王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“后来想想被淘汰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”王进说,之前他完全不了解国际比赛,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,无从准备。而且,他在与其他选手交流时才发现,他们说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前所未闻的。

王进,曾经9次夺得国际指挥大奖、在欧洲多家高等音乐学府任教、指挥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著名乐团。

18日晚,在罗马尼亚音乐圣殿——位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雅典娜音乐厅,笔者欣赏了旅居奥地利的华人指挥家王进指挥的音乐会,目睹并亲身感受了罗马尼亚观众对他的痴迷、崇拜,大厅和包厢添加的座位无一虚席,全场爆满。王进指挥棒下的莫扎特歌剧《唐璜》序曲、钢琴协奏曲和贝

多芬第七交响曲,让观众如痴如醉。王进多次谢幕,掌声经久不息,最后加演李斯特的《匈牙利舞曲》,观众依然久久不肯离场,热烈的掌声中夹着“BRAVO!BRAVO!”的喊声。

其实,这场由王进指挥的音乐会并不是第一次获得如此成功,他与罗马尼亚乔治·埃内斯库爱乐乐团的合作已有10年,而与罗马尼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合作更是超过20年。观众中的许多人都是他的忠实粉丝,“只要是王进指挥,我们肯定来听音乐会。”

“我每年来好几次罗马尼亚,每次都是来去匆匆,音乐会一结束就离开。”演出第二天下午便要离开布加勒斯特的王进,上午还是抽空来到罗马尼亚《欧洲侨报》报社。这位头顶多顶桂冠、征服无数观众的指挥家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

高个魁梧、头发略卷,灰黑的西服内套着一件蔚蓝色高领衫。见到王进,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,热情平和、爽朗健谈,全然没有一个指挥大师的傲气和居高临下。我们的对话也直奔主题。

感谢曾经走过的艰难

“我第一次听交响乐是12岁那年,因为尼克松访华时提出要听交响乐,中央乐团临时拼凑乐手加紧排练。”王进清楚地记得,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小伙伴躲在舞台帷幕的背后听乐团演奏交响乐,“太震撼了!”

后来,王进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。那个时候大学学习条件哪能跟现在比,乐谱都是靠手抄,音像资料更是稀罕物,直到后来上了研究生,才终于从图书馆借出一张唱片来,“当时好几个同学聚在一起,我们一个个都是跪着,怀着顶礼膜拜般的崇敬之情来欣赏那天籁之音的。我们都听得那么仔细,生怕漏掉一丁点细节。”

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施特劳斯……像许多其他音乐人一样,王进对维也纳有着神圣般的崇拜。在华沙参赛如此迅速被淘汰,而距返程又有几天时间。于是,王进决定去看一看维也纳,也算是对自己受伤心灵的一点慰藉。

这次维也纳之旅改写了王进的人生:他被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震住了,原来交响乐团是这样的,指挥也可以是这样的……离开奥地利之前,王进还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维也纳音乐学院,在那里碰到了昔日的校友,他们建议王进去听听著名指挥教授卡尔·奥斯特赖歇尔的课,这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指挥教授。王进来到一间大教室,看到里面足有80个听课学生。王进怯怯地问能否听课,没想到教授痛快地说了声“请进”。

下课后,王进怀着侥幸的心理走到教授面前,把自己在北京音乐会的指挥录像带递给教授。王进当时仅仅是想让教授指点指点,提一些意见。

教授接过录像带子,什么都没说。王进想,估计每天有太多的学生像他这样给教授录像盘的。第二天,王进再次来旁听教授的课,他坐在大教室的一角。“上课后,只见教授径直走到我



演出结束霍玉珍大使登台与主要演奏员合影留念

面前对我说,你是一个很好的指挥,你应该留下来跟我学。”说到这里,王进当年的自豪重现在脸上:“我都没办法相信,这么有名的教授居然在一个80多人的大教室里这样对我说。”

他把这个好消息与昔日校友分享,大家都兴奋极了。然而,兴奋之后,王进左右为难,“我的麻烦也开始了”,在留与走之间难以抉择。师从这样有名的教授,这是多少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;然而,留下来无异于破坏纪律。“你来奥地利本身就已违规……”最后在大家的一致相劝下,王进还是选择留下来。王进特别强调,当时留在奥地利,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早就“预谋好的”。王进特别感激现在在国内任室内乐教授的于兵当时给他的很多帮助。

假如在华沙不是第一轮被淘汰,王进也不会有时间去维也纳;假如教授不是主动提出收他为学生,他或许也不会留下来……人生就是在这些巧合中被不知不觉地改变的。

然而,留在维也纳的最初那段日子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在维也纳,一个中央音乐学院优等生的骄傲荡然无存。王进和几个同学挤在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车库工具房里,没有厨房,没

有厕所,没有暖气,仅靠一个小电炉。

为了生存,为了求学,王进借来一把小提琴,在街头拉小提琴……当时非常忧郁、悲观,不懂语言,没有钱,几乎每个中国留学生都认为“完全没有出路”,“尽管身在奥地利,却明显地感到奥地利距我们千万里远。”

与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,王进对音乐的执着追求。维也纳不愧是世界音乐之都,每天都有无数场演出。“可以饿着肚子不吃饭,但还是要拿出钱来去买站票,”王进几乎每天都去听音乐会、歌剧,他听到了世界上最棒的乐团,亲眼目睹世界最有名的音乐家。音乐是王进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,因此在奥地利再苦再穷,在他看来也是值得的。

“不到一年,学校给我提供了奖学金”,王进回忆说,这大大改善了他在奥地利的学习和生活条件。

经历过物质严重短缺的年代、经历过如此艰苦的学习条件,王进更加懂得珍惜,并懂得了同情和理解,学会了宽容和帮助,学会了感恩和付出。“即便是今天,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也还是十分珍惜,从来不会浪费。”王进说,如今只要在街头看到拉琴的年轻人,他会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来。

欧洲乐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华人指挥家

王进后来先后师从指挥大师纽曼、祖宾·梅塔和伯恩斯坦,赢得过国际指挥大赛的许多重要奖项,其中包括“托斯卡尼尼”、“尼古拉·马尔可”、“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指挥比赛”等9个颇具国际影响的指挥大赛的桂冠。

靠着这些硬碰硬的比赛大奖,王进被欧洲许多大牌乐团纷纷邀请指挥,成为活跃在欧洲乐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华人指挥家。王进说,指挥就是如何把音乐的基本语法变成诗歌,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告诉背后的观众,让人们听到风,看到云,享受落日余晖的美景。

已过知天命的王进感慨地说,

在国外这么多年,他见过太多的金钱、荣誉、地位。然而,所有这些都是过眼烟云。对艺术家来说,唯一可以流传下来的就是文化艺术,比如一本书、一部作品,或者一场改变了人们人生态度的音乐会。

王进走下指挥席闲暇之余,还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,《西藏印象组曲》就是一部大型作品,其中第4组曲曾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奏并获得很大成功,第5组曲在芬兰首演,第6组曲今年5月在布加勒斯特首演。此外,作为教授,王进还对自己指挥教学经验不断总结梳理,在指挥、乐团、音乐教育、东西方音乐比较等方面写过很多文章。



王进教授参观《欧洲侨报》社